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三回 官船內情收義女

詩曰： 捐生一墜望明樓，玉潔冰清死不羞。石氏綠珠應共志，周家絡秀可同儔。

欲全大節沉滇水，還趁神風入貴州。天道豈虧貞烈女，幸逢恩救在官舟。

仲春初七啟新篇，時值融和二月天。芳草未生村外綠，和風已解戶邊寒。春深庭院拈詩句，日暮樓台放紙鳶。清淨書窗無別事，閒吟逸韻續殘篇。前云蘇女投池死，後續劉家議論緣。司馬夫妻同到府，劉國舅，慌忙迎接至廳前。夫人撞見難迴避，只得從頭施禮完。交接至廳方遜坐，韓素心，花容一變就高言。

啊唷，劉太夫人！我女兒怎麼樣了？

聖旨來時她已知，大家相勸便無詞。臨期好好成花燭，為什麼，一夜工夫跳了池？似這等，生死不明因甚事。少不得，縱無活口也留屍。夫人快請分明說，官罷私休要主持。韓氏素心言未盡，孟尚書，雙靴一頓論公私。

咳，國舅劉君呀！

君王聖旨下雲南，立逼於歸到此間。我亦並無推諉語，將兒送嫁未遲延。如何一日前來報，說是投池一命捐。既是墜樓尋了死，為什麼，全無形跡在其間？跳池時節無多會，你就該，分遣人員救一番。活口難存屍首在，卻如何，含糊言語亂遮瞞。今朝速速從公論，劉國舅，天理良心怎樣安。司馬言完心大怒，雙眉直豎挺朝冠。廳前嚇倒劉奎璧，顧氏夫人變了顏。

啊唷親翁親母，你說哪裡話來！

朝廷賜配結鸞儔，不是吾家作強求。好好成親為配偶，為什麼，縱容你女起奸謀？身藏利刃行兇狠，擲尖刀，打著吾兒自跳樓。隨即差人前去救，偏遇著，興風作浪要翻舟。其時令愛無蹤跡，哪處尋來哪處搜？看一看，血口傷痕今現在，是誰無理起奸謀？夫人言訖重重惱，連叫孩兒快仰頭。司馬夫妻斜眼看，劉國舅，雙眉倒豎氣衝喉。

啊唷，孟夫人言之差矣！

我與千金無怨嫌，怎疑暗害索屍骸？朝廷賜配非私娶，令愛何藏兇器來？這事不明須決斷，我家也不肯丟開。要我明講因何故，孟夫人，也說其中詳細來。司馬孟公微冷笑，回身入座把言開。你雲我女藏兇器，兇器何存快取來？顧氏夫人連說有，侍兒們，快拿利刃莫遲挨。丫鬟答應慌忙去，取出尖刀擺案台。兵部孟公忙出位，夫人韓氏把身抬。看完利刃齊開口，說道是，血跡全無可怪哉。兇器不知真真假，須當還我女兒來。夫人言訖號啕哭，扶椅悲呼淚滿腮。

啊唷嬌兒呀！

好好於歸到此間，如何一夕便亡身。屍骸不見應遭害，情理難明未必真。母女分離何日會，冤仇沉重甚時清。陰魂若有三分曉，何不今朝顯顯靈。韓氏夫人思愛女，言詞雖假淚原真。劉家太太心中怒，拍案高聲大動嗔。就把家人來呼喚：

何到公館中請祁大人到來講話。你說為昨日之事情，被孟尚書府中鬧得不成體面了。

家丁答應慌忙走，早聽得，喝道之聲近府牆。報說一聲祁相至，劉奎璧，整冠迎接下迴廊。一乘大轎儀門歇，相國登廳把禮行。兵部孟公忙遜坐，從頭至尾訴端詳。大人奉旨為媒妁，須要從公決斷良。昨日成婚今說死，又不知，屍骸藏匿在何方。看來不是私休事，要上皇都走一巡。相國大人明似鏡，須得要，立決公私奏聖王。司馬之言猶未盡，顧夫人，含嗔立起道端詳。欽差大人呀，吾家並未強求親，御賜成婚始結親。下聘行盤多少禮，百般陳設要豐盈。金銀使用如流水，為的是，兒女婚姻大事情。哪曉喜歡成禍害，於歸媳婦是兇人。進門行刺投池死，這一番，辦理完姻枉費心。我等不言賠媳婦，他們反倒索釵裙。彼既不依我不肯，望欽差，回朝覆命要公平。朝廷明見分偏正，方信誰仁誰不仁。顧氏夫人言始訖，欽差祁相欠身雲。

卻說祁丞相聽了兩邊的言語，欠身向司馬大人與劉太夫人說道：不須爭論，聽下官講來。這本是天子賜婚，最好的一樁極美的喜事。劉府中豈有不願之理？孟小姐是閨閣中的才人，少不得要守貞節。君王之命，父母之言，當下自然只得應允。然而，再嫁之名，重婚之恥，臨期自必捐生。這是可想而知的情理了，有什麼別樣猜疑？今朝事已如此，在下想來，也不必同行面聖，待我回朝覆命，委婉陳明。請君王一面旌揚烈女，一面另賜婚姻，如此則免傷同殿之情。不識以為可否？

祁公言訖和解詞，司馬連稱善主持。但是死生猶未見，含糊安可奏君知？墜樓投水無憑據，只要他還小女屍。奎璧在旁呼相國，大人何必論公私。尚書既要京中去，少不得，同在金鑾開口詞。曲直但憑天子斷，此時難以解和議。祁公見說連稱是，一定行期同會知。當下廳前商議事，大家都要上京師。尚書夫婦齊乘轎，祁相登時亦起辭。顧氏夫人方入內，安排行李不停遲。

話說顧氏夫人，立刻束裝停當。派定八個家丁，送國舅入朝面聖。這邊尚書父子，也就匆匆打點。只因孟翰林欽限已經滿了，遂與父親同走。一到行期，約於初六日，由陸路入京。祁丞相亦進京覆命。

兩家扭結去朝天，陸路長行面聖顏。孟府夫人勤料理，家庭照拂費心田。呼兒喚女終朝哭，晝夜無時不淚漣。幸喜魁郎花痘好，待其滿月出房間。膝前繞走夫人喜，調弄孫兒暫解煩。韓氏灰心無指望，也不過，思前想後淚漣漣。不談兵部衙中事，按下劉侯府內緣。表一表，節烈佳人蘇映雪，她在那，望明樓上跳波瀾。這時間，清修長者方安坐，忽然間，心血來潮意緒煩。袖內輕輕占一課，就知道，焚香仙女命將捐。忙出座，下參禪，淨宇之中走一番。仗劍踏罡忙念咒，祭神風，輕輕掇去女嬋娟。直送到，貴州地面沙灘上，論時光，還在成婚那夜間。烈女投池心願死，誰知道，神風掇救在沙灘。非雲非霧神猶亂，如醉如癡魄未安。吐出清泉三四碗，忽然間，心神一定動花顏。

啊唷閻君呀！可憐奴一片真心，放我去尋皇甫公子，再到陰間不遲。

一聲悲淚坐沙灘，鳳眼圓睜四面觀。只見身存河岸上，周圍綠樹半遮天。水聲急響滔滔沸，日影如盤閃閃圓。數號大船停水面，全不似，昆明池上曲堤邊。這分明，不是陰間是世間。曾記得，怒罵奸人劉國舅，墜樓投水入黃泉。森羅殿上參冥主，那閻王，稽察何原一命捐。奴欲上前來直訴，忽然鬼卒亂喧傳。說道是，神僧判筆親符至，快放投池一女還。冥主匆忙催促我，奴還痛泣要求憐。不知不覺心神亂，此刻如何在這邊？天日光輝非地府，關河明白豈陰間？森羅寶殿今何在，鬼卒閻君忽渺然。奴若果然重轉世，好叫我，異鄉孤女望誰憐。佳人自己難憑信，左右觀瞧心痛酸。坐到貴州河岸上，未知道，何人來救女嬋娟。慢言貞烈蘇家女，且表河邊那坐船。

卻說有一位當世名臣，姓梁名鑿，表字爾明。夫人景氏所生一男一女，公子已為顯職，小姐早遇才人。只因成宗天子同日下詔，拜梁公為文華殿大學士，其子梁振麟為禮部侍郎，父子同日高升，要迎寶眷入都，共享富貴。只因梁公有心告病回鄉，要做那老妻畫紙為棋局，稚子敲針作釣鉤的閒趣，故此把景氏夫人撇在故里。如今蒙恩拜相，父子同升，便不好上疏稱疾。少夫人要迎接婆婆入京，以供婦道。侍郎就差親隨幾個，到雲南大理府太和縣相迎老母。這景氏夫人行到貴州地面，近岸停船。偶然晝寢，忽夢人說道：夫人，你說膝前少女，相伴無人，如今有個女兒來了，快去領她要緊。言訖隨行一敲桌案，說聲勿遲勿誤，我去回復禪師了。

夫人驚醒汗浸衣，細想連稱此夢奇。莫信無來須信有，呼鬟快向外艙觀。睡時可有人來否？問個分明細稟知。侍女忙忙稱領命，回身跪稟這根由。

啟夫人得知：方才船戶說起了一陣狂風，方欲另泊別岸，已經住了。只見沙灘上坐著一個少年女子，也不知從何而來，卻並未擅進船艙。

夫人驚喜叫開窗，待我觀看那女娘。侍婢應聲傳了命，大開窗板亮堂堂。夫人正髻將床下，倚望沙灘遠岸旁。青草萋萋生野

卉，白沙疊疊映斜陽。山迎淺碧煙初暝，樹展濃蔭晚正涼。望到平林深處去，依稀看見一紅妝。烏雲髻亂披雙耳，繡襖花裙帶水漿。掩面悲啼盤膝坐，風流情況淚痕妝。夫人看罷心驚喜，傳命家丁快快行。路見孤哀須救拔，速邀女子到船艙。家丁搭跳忙登岸，來意分明盡告將。烈女聞言睜鳳眼，含悲啟口道端詳。長官上復夫人命，說我多蒙念異鄉。遍體淋漓難舉步，孤寒女子負恩光。佳人言訖依然哭，眾僕紛雲莫痛傷。衣服濕時還可換，我們扶你進中艙。嬌娥含怒蛾眉皺，眾位何須要用強！掩面復往河內跳，早聞遠處叫姑娘。休短見，莫驚慌，太太相邀快進艙。映雪凝眸觀婦女，方才立住綠蔭旁。一雙僕婦齊登岸，挽住佳人緩緩行。一進中艙抬首看，夫人高坐貌端莊。珠圍翠繞真非俗，錦束繡妝果不常。案上堆書旁設硯，爐上煮茗右焚香。果然相貌規模重，侍女隨肩立兩行。映雪含悲忙下拜，咽喉哽咽淚汪汪。夫人座上傳扶起，慢慢凝眸看女娘。但見她，淋漓粉面，渾疑帶露芙蓉。淺淡蛾眉，好似含煙楊柳。慢款金蓮，輕籠玉筍。慢款金蓮，緩緩倒身行跪叩。輕籠玉筍，低低啟口叫夫人。若非洛浦神妃，定是清風烈女。夫人看罷女多姣，點首嗟吁道事苗。侍女過來安個凳，待她坐下訴悲嘯。裙釵這點金蓮足，看你如何站得牢。映雪低頭忙告罪，水流玉體冷難熬。悲聲哽咽言差錯，痛淚如珠往下拋。景氏夫人心愛惜，忙傳侍女引多姣。內艙換套家常服，再到前來訴事苗。烈女欠身呼太太，荷蒙憐念感恩高。容奴先稟哀腸事，再換衣衫進內寮。

啊唷夫人呀！

賤妾寒門卻姓蘇，惟存寡母一親哥。年方十六存閨閣，兄長貪榮賣了奴。嫁與雲南劉公子，侯門作妾事何如？妾雖薄命孤貧女，豈肯甘心作小奴。故此願為爭口氣，墜樓自盡跳清波。依稀已入陰司路，復到沙灘亂樹柯。見有天光和日影，方知形影異鄆都。適逢太太差人喚，感戴深思救拔奴。

啊唷夫人呀！

倘蒙搭救在官船，情願跟隨作女鬟。如若送回家內去，願甘依舊跳清泉。嬌娥不吐真名姓，訴罷冤情兩淚漣。相國夫人驚又喜，贊聲烈女志非凡。兄貪富貴方相賣，你抱清貞竟自捐。可敬可憐還可愛，吾豈肯，依然送你轉雲南。妾身有件哀腸事，未識姑娘可肯全？如若甘心隨伴我，此時先去換衣衫。蘇家烈女聞其語，俯首沉吟半晌言。妾為此情方自盡，再逢其事命難全。夫人本意非如此，蘇女何妨侍座前。貞烈佳人疑作妾，梁太太，含歡執手笑開言。姑娘呀，吾家老少盡公卿，同日升官受聖恩。兒作侍郎夫作相，莫言無後已生孫。老爺從不收姬妾，豈屈姑娘作小星？我意欲思承繼你，料來此事亦依聽。妾身有女年居長，今歲才交十八春。她喚丹華你姐姐，你為次女素華名。雲南至此程途遠，可奇你，一夜隨風便得臨。不是神人相暗助，如何既死復全生。勸姑娘，從今在此安心住，我這裡，不少吃來不少穿。大難不亡多後福，梁門無害你終身。他年諸事全完了，也是我，濟困扶危一點心。映雪聞言悲又喜，慌忙下拜謝深恩。夫人即命更衣服，引入房艙裡面行。僕婦丫鬟聞過繼，俱皆趨奉獻殷勤。香湯預備多停當，婦女方才退出門。節烈佳人方沐浴，輕紅淺碧配衣裙。弓鞋卻用夫人履，腳小多多纏白綾。行暖秀衣嬌滑體，雲籠翠鬢玉容新。方才浴罷更衣畢，侍女端來一盞參。太太命奴呈送上，為千金，受寒沉重補精神。送參侍女方才退，捧寶丫鬟早又臨。手托朱紅盤一個，內盛釵釧獻奇珍。口稱亦奉夫人命，小姐添妝點綴勻。映雪芳心深感佩，三生有幸遇恩人。墜樓已拚傷微命，落岸還能救此生。梁府夫人相過繼，可無憂慮可無驚。但思老母知凶信，豈曉投池未喪身。定說孩兒輕薄命，故而無福做夫人。

咳，母親呀！

豈知兒亦抱冰霜，夢裡盟言不肯忘。拼得望明樓上死，已將苦節報才郎。誰知得被神明救，留得餘生尚未亡。母在雲南難見面，天涯海角路茫茫。不知可有重逢日，兩世娘兒痛斷腸。映雪暗思心痛切，粉腮含淚強梳妝。濕雲初斂簪花重，纖手輕梳掠鬢長。翠繞珠圍官宦女，花團錦簇富家娘。梳妝已畢移蓮步，侍女跟隨出外艙。鋪下紅氈安下座，慇懃舉袖遜乾娘。夫人歡悅端然坐，烈女登艄把禮行。翠袖低垂微露玉，羅衣斜佛暗和香。亭亭拜倒紅氈上，慢吐鶯聲就喚娘。孤女蒙恩留活命，敢叨承繼在船艙。從今依伴慈顏下，惟願垂憐教義方。烈女言完行四叩，夫人出位挽紅妝。孩兒且起休多禮，伴我同行莫念鄉。倘有良機吾作主，少不得，相迎你母過時光。從今閨閣安心住，凡事還當我主張。映雪低頭稱領命，依依就坐母身旁。夫人熟視芙蓉面，執手含歡笑贊揚。

卻說梁夫人看看乾女兒，喜歡得眉開眼笑地說道：映姑娘，你竟有些像你丹華姐姐，不過比你魁偉些兒，模樣兒倒有幾分相像。說著又向僕婦丫鬟說道：怎麼你們呆呆地立著。也不知向二小姐磕頭？眾人笑嘻嘻一齊跪倒，蘇映雪俱各挽起來。

夫人承繼二千金，內外家丁叩賀頻。少刻姑娘同夜膳，十分體貼勝親生。房艙之內同安寢，對榻言談到幾更。次日開船重走路，滔滔遙向帝都行。素華小姐心悲喜，南望家鄉淚滿襟。從此依隨京內去，不知何日得相親。感承繼母加珍惜，不敢悲啼暗淚淋。日日相陪依膝下，時時對語兩談心。諸般體貼如親女，騙得個，景氏夫人倍歡欣。在路行程非一日，權為按下慢提明。看官欲識談何處，表的是，女扮男妝孟麗君。

話說孟小姐女扮男妝，一出自家門第，就改名哪君玉，表字明堂。只說上京赴考，捐監進場。榮蘭亦改名榮發。主僕們同心並力，一直上路，竟向正衢大道而行。

酈生跨馬坐微鞍，遠道風煙實可憐。日落西山投旅店，雞鳴鄰壁打行鞭。書童榮發挑行李，腳不停留受盡艱。日曬風吹顏色改，神虛氣弱路途難。行來不住吁吁喘，走處惟思歇歇肩。一日晚間投客店，小書童，發燒半夜不能眠。起來依舊挑行李，負病登途沒怨言。走到貴州天近晚，忽然頭暈倒路邊。酈生下馬忙扶住，連喚家僮為怎般？榮發起來垂下淚，答言昏暈偶然間。酈生不覺雙眉皺，說道是，有病纏身走路難。不若早些投客店，調和安息二三天。回頭拱手開言問，來往行人走上前。君玉欠身求指引，不知此地是何邊？行人答道思南府，相公是，初走途程想未諳。君玉慇懃稱謝教，回呼榮發你乘鞍。衣囊馱在行駒上，且待我，步走相投客店間。榮發十分行不得，躍身只得上微鞍。明堂款步相同走，轉眼之間到店前。

卻說酈君玉走到店中，就有小二出店同來搬運行李，安放在一間乾淨室中。然後與主人見過，說了鄉貫姓名。飲茶之後，店家就吩咐安排酒飯。酈生回到房中，親與榮發打開鋪蓋，叫她睡下歇息片時，飲些湯水。